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黑
色
阳
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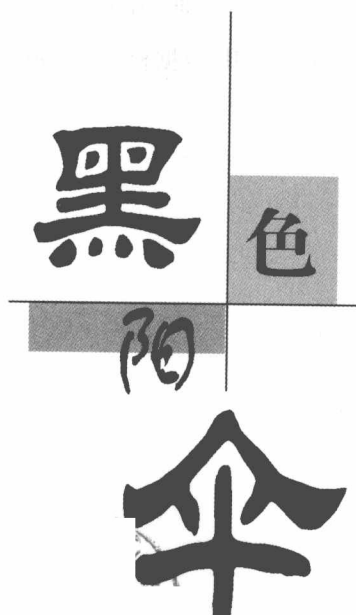
何世华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阳伞/何世华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黑… II. 何…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73 号

黑色阳伞

何世华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91.5(本册 12.5 印张)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81 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黑色阳伞 1

顺 民 73

黑色阳伞

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罗曼·罗兰

一

耿二军是一个16岁的乡下少年。在这个夏天，耿二军念完了初三，暂时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耿二军自己知道，他在班上是一个学习成绩排名中等的学生，以他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考上高中的。在耿二军读书的那个初级中学，每年只有10个左右的学生能够考上高中，而这个学校，每年都有两个毕业班。所以，只有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有可能继续读书。对于自己不可能继续读书，耿二军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就连耿二军的爸爸妈妈也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他们现在还处于等待之中，他们还在等待着耿二军的中考成绩。他们总不能在耿二军的中考成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让耿二军到柳边县城去打工吧？

夏天的这个上午，耿二军从学校里拿回了成绩通知书，一切正如他们料想的那样。所以，当耿二军将他的成绩告诉他妈妈的时候，耿二军看到他妈妈对自己点了点头。耿二军站在那里，不明白她的点头代表什么意义。然后，耿二军听到妈妈对自己说，耿二军，你到柳边县城去吧？

耿二军的爸爸耿长寿在柳边县城开了一个早点店。耿二军知道，到柳边县城里去，就是到他爸爸开的那个早点店里去。在那里，耿二军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耿二军临走的时候，耿二军的妈妈递给耿二军一把黑色阳伞。

这个时候，已经是半上午的时光了。耿二军抬头看了看天空，火热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所以，耿二军的眼睛被呛了一下，立即，他的眼前就闪出了一片金光。耿二军闭着眼睛，让那些金光在他的眼前闪完了，他才睁开眼睛。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妈妈捏着那把黑色阳伞，将那把伞横在自己的面前。耿二军不想接受这把黑色阳伞。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里，他为什么要带着一把黑色阳伞呢？但耿二军只是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接过了那把黑色阳伞。

耿二军从家里出发，徒步到柳边县城，这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每当学校里要求收费的时候，耿二军就会到柳边县城里来一次，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向他的爸爸耿长寿要钱，然后把这些钱交到学校里面。所以，耿二军已经到柳边县城来过很多次。这一条路他很熟悉，他知道，在进入柳边县城之前，他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桥。事情就发生

在这条石桥上。

在这个夏天的中午，耿二军顺利地到达了石桥。耿二军知道，石桥的那一头就是柳边县城，而石桥的这一头，连接着农田。耿二军站在石桥的这一头，向长长的石桥那一端望过去。他看到，在这个炎热的中午，有几个人打着颜色不同的阳伞，在石桥上行走着。于是，耿二军也撑开手中的黑色阳伞，罩在自己的头上。

实际上，耿二军只在下雨时打过伞，他从来没有在阳光下打过伞，所以，耿二军在阳光下打伞的样子显得很不自然。此时，耿二军的样子显得有些害羞，甚至有些猥琐。他其实是将那把黑色阳伞紧挨着头顶。这样的姿势明显地影响了耿二军的视线。接下来，耿二军发现他的黑色阳伞撞到了一个人。

耿二军撞到的这个人就是刘文化。此时，耿二军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文化，耿二军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个人叫做刘文化的。接着，耿二军将他手中的黑色阳伞向上面抬了一下，他就看到了刘文化的模样。

刘文化是一个比耿二军年龄大一些的青年，但他的个头要比耿二军矮小，而且这个人长得比较瘦。耿二军看到，这个人的前额上留着一小撮长发，这一小撮长发比其他部位的头发要长很多。这还不算，这个人还将他的这一小撮长发染成了黄色。可以想象，刘文化与耿二军从外形上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当耿二军与这个人相遇的时候，这个人正在想他的心思，于是，他们撞到了一起。

刘文化抬起一根手指，将撞到他的黑色阳伞托得更高些。接着，他就看到了黑色阳伞后面的耿二军。这是一个乡下少年，他穿着布鞋。刘文化看了耿二军一眼，又看了看天空，然后刘文化对着耿二军笑起来。他笑着对耿二军说，你这么黑，你难道还怕太阳把你晒得更黑么？

耿二军看了看面前这个人一眼，他重点看了一下他的黄毛，觉得他面对的这个人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于是，耿二军把他手中的黑色阳伞收起来。现在，耿二军的视野开阔了很多。在他的右边，是桥的石栏杆。在他的脚下，是由石板组成的一条窄窄的小道。在他的左边，就是桥面，它是充满着泥泞的一条大道。大道的那一边，同样是一条窄窄的小道和石栏杆，桥的两边对称着。耿二军再次看了看他前面的这个人，并且判断了一下自身所处的方位，然后，耿二军决定躲开这个人。

耿二军决定把自己脚下这条干净的由石板组成的小道让给对面的这个人。这样，耿二军从石板路上跳下来。现在，耿二军站在泥巴里，他等待着他面前的这个人从这条干净的路面上走过。他打算等这个人过去之后，他再回到干净的石板路上。

但是，这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也跳了下来，他直接挡在耿二军的面前。现在，耿二军知道了，这个人并不打算走那条干净的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拦在这里。耿二军看到自己的布鞋已经吃进了路面上的泥水里。于是，他又一次跳到石板路上。他想避开这个人。他的肚子饿了，他的肚子在这个时候响了一声，此时，他想到了他爸爸耿长寿做出来的早点。但是，耿二军看到，他对面的这个人也立即跳到石板路上，他正好挡住了耿二军前进的方向。

耿二军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望着对面这个人，还是决定躲开他。这一回，耿二军

决定躲得远远的。所以，耿二军不仅从石板路上跳了下来，他还走到了桥面的中间地带。耿二军想，这么一条宽阔的路，这个人总不会再次拦在我的面前吧。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几乎是紧随着耿二军跳到了马路中间。他又一次将耿二军拦住了。

耿二军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所以，这一回，耿二军认真看了看这个人的表情。他看到，这个人正用一种游戏的眼神看着自己。是的，耿二军从这个人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猫戏老鼠的成分。耿二军的家里养着一只猫，耿二军对这种情景是熟悉的。这样，耿二军的心里突然有些慌乱。于是，耿二军停止了动作，他等待着这个人下一步的行动。

刘文化将耿二军拦停了之后，望着对面这个人说，你的伞尖把我戳痛啦，你就想这样一走了之？刘文化用了一个很有文化的词，这是他的一个语言习惯。听到刘文化这么说，耿二军显示出了不相信的神情。为了证明自己确实被耿二军的黑色阳伞戳了一下，刘文化抬起他的手背，他把手背抬到耿二军眼皮下面不远的位置，以便耿二军看清楚他手上的伤。当耿二军仔细观察刘文化手背的时候，刘文化反手将他的手背有力地打在耿二军的眼睛上。耿二军突然觉得自己的双眼很胀，眼前也黑暗起来。耿二军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接着，他感觉到自己的小腿被对面这个家伙用力地踢了一脚。

当耿二军的双眼可以睁开的时候，他看到对面这个人还站在那里，他并没有离开。刘文化看着耿二军，再次笑起来。他笑着对耿二军说，你哭了？事实上，耿二军不是哭，他的眼睛发胀，那些眼泪不是哭的表示，是因为胀，它自己滚出来的。耿二军抹了一下那些连续不断涌出来的泪水，他甚至不好意思地看了对面这个人一眼。

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耿二军说，你哭了？耿二军对他摇了摇头。于是，这个人再次举起了他的一只手。当他的这只手快要抵达耿二军的身体的时候，一种很强烈的屈辱感袭击了这个叫做耿二军的少年。耿二军突然向前挺了一下他的身体，在这只手还没有发出力量来之前，耿二军就将这只手抱进了怀里。于是，这两个人纠缠到一起。

耿二军不会打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缠，耿二军知道这个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因为，这个又瘦又小的家伙其实比自己的力气小许多。耿二军甚至可以把这个人抱起来，放到石桥边上的石栏杆上。事实上，当刘文化真正地被耿二军放到石栏杆上之后，刘文化开始害怕了。刘文化看了一眼石桥的下面，水面显得很遥远，一些褐色的石块在阳光下发出不阴险的光。那里还有一个老年妇女正在洗衣服，她用棒槌很缓慢地敲打着石块上的衣服，产生的回音很空旷地传递过来。这说明，这座桥很高。这个妇女并不知道石桥上面发生的一切，她只是低着头洗着她的衣服。而在两百米开外，则是一片开阔的水面，那里有一些人在游泳，但由于距离太远，他们并不知道桥上发生的事情。此时，刘文化可以看到那些游泳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一些黑色的点子，在水面上漂浮着，另外，还可以听到他们偶尔飘过来的模糊的笑声。刘文化向四周看了一眼，此时，周围并没有一个人。这么高的距离，刘文化真的有些害怕了，他不会把我推下去吧？

显然，耿二军也看出了这个人的害怕。既然这样，耿二军决定把这个人从石栏杆上放下来。他想，他达到了目的。而且，耿二军的心里还充满了一种隐秘的喜悦。

当刘文化又一次稳稳地站到地面上的时候，刘文化的心里踏实下来。这一回，他打算拦在耿二军的面前了，相反，他站在一个距离耿二军很远的地方，他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刘文化站在远处对耿二军大声地叫道，有种你明天过来，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等你。

现在，轮到耿二军好笑了，耿二军觉得这个人的话听起来很好笑。他今天打不过我，他明天就能够打得过我么？他一夜就可以长出力气来么？所以，耿二军觉得这个人的话好笑。耿二军笑了一下，然后，他对这个人点点头。

这个时候，耿二军忽然觉得自己的肚子饿得厉害。于是，他离开了他站立的地方，他要到他爸爸耿长寿的早点店里去吃一点东西了。现在，少年耿二军走在通往柳边县城的石桥上。他知道，石桥的那一端，就是柳边县城了。当耿二军在这座石桥上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把伞。这是一把黑色阳伞。在这座石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打着不同颜色的阳伞，为什么我就不能打一把黑色阳伞呢。于是，耿二军将他手中的黑色阳伞撑开。

耿二军将他手中的黑色阳伞向旁边偏了偏，他就看到了刘文化。耿二军看着刘文化，他看到这个人很快地离开了石桥，刘文化的背影消失在石桥前方的一条狭窄的巷子里。

二

刘文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第二天上午，刘文化来到了网吧。这是一家很隐秘的网吧，处于一条很细的巷子里。来这里玩的人，大多是附近的一些常客，以及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中学的学生。这是刘文化和他的两个死党经常来玩的地方。刘文化知道，这个时候，光头和板寸应该在这里。

果然，当刘文化走进网吧之后，他立即看到了光头和板寸，他们还坐在他们经常坐的老位子上，正在十分认真地盯着显示屏。他们没有注意到刘文化的到来。刘文化在网吧的门口站了一下，然后，他向光头和板寸走过来。

在光头和板寸现在所坐的机位中间，那是刘文化习惯坐的位置。但是，现在那里坐着一个人，他也在十分认真地盯着显示屏。

在上午这个时间段，是网吧里面生意比较清淡的时候。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周末，所以，这个时候，网吧里面的人就已经坐满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刘文化。刘文化任何时间来玩，都会有他的机位的。

刘文化向他经常坐的那个机位走过去。他在那里咳嗽了一下，他的声音立即被光头和板寸听到了。光头率先跟刘文化打了一个招呼，光头对刘文化说，老大。然后，板寸也跟刘文化打了一个招呼，板寸对刘文化说，老大。他们不喊刘文化，他们喊刘文化喊老大。

他们喊刘文化老大，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这3个人从小就在一

起长大，光头和板寸在很小的时候就喊刘文化老大，刘文化的年龄略大一些，那时候他的个子也略高一些，尽管后来刘文化的个子变成了他们3个人中最矮的，也是最瘦的，他们仍然喊刘文化老大，他们喊刘文化喊老大，已经喊习惯了。而且，刘文化属于有智谋的那种人，按照刘文化自己的说法，他具有做老大的素质。还有一条，刘文化身上总是不缺钱，这似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显然，坐在光头和板寸之间的这个人也认出了刘文化。他立即站了起来，对刘文化弓了弓腰，学着光头和板寸的口气对刘文化说，老大。听到这个人这么称呼自己，刘文化笑了起来。刘文化笑着对这个人说，我不是你的老大。接着，刘文化继续对这个人说，你是学生吧？

这个人的确是附近中学的一个学生，由于他经常到这家网吧来玩，他早就认识了这个叫做刘文化的人。他知道，刘文化是一个惹不起的人。所以，看到刘文化站在自己的身后，他立即站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必须把这个机位让给刘文化。在他离开的时候，刘文化拉了一下他的胳膊，然后，刘文化对着这个人的耳朵轻轻地说，你是学生，你就应该好好学习，知道么？这个人刘文化点点头。刘文化继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谁说的么？

接下来，刘文化坐到了中间的这个机位上。但是，刘文化今天不是专门来玩的，他今天有别的事情。所以，玩到上午10点多的时候，刘文化就决定不玩了，刘文化对光头和板寸说，我们不玩了。

这听起来很反常。一般情况下，他们的中餐就在网吧里面吃，他们吃的是盒饭，然后，他们会一直玩到天黑，才会离开这个地方。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玩通宵，他们把这种玩通宵叫做包夜。他们这几天晚上就是在这里包的夜。但是，现在才10点多钟，刘文化为什么就不打算玩了呢？看到光头和板寸疑惑地望着自己，刘文化说，今天我请你们去吃米糕，叶记米糕。

叶记米糕是柳边县城最有名的小吃，柳边县城的人都喜欢吃这种叫做米糕的食物。实际上，刘文化已经讲过很多次，要带领光头和板寸去好好地吃一顿这种叶记米糕。按照刘文化和说法，他要让光头和板寸好好地过一把瘾。于是，这3个人离开了这家网吧，向那个叫做叶记米糕店的地方进发。

在叶记米糕店，刘文化要了3笼米糕。刘文化在光头和板寸的面前各放了一笼，剩下的一笼，他将它放在自己的面前。刘文化对光头和板寸说，先吃着，不够再要。最初，他们吃得很快，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吃米糕的速度就慢了下来。米糕是一种甜而糯的食物，而且，一笼就有10个，一个人想要吃掉一笼，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吃到后来，他们都有了一种吃不下去的感觉。这样，他们一边吃，一边开始四处张望着。接着，他们看到了叶米粉。

叶米粉是叶记米糕店老板娘的女儿。这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刘文化他们从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子。事实上，叶米粉和耿二军一样，也是今年初中毕业，她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她从这个暑假开始，就在叶记米糕店里面正式帮忙了。此时，这个叫做叶米粉的女孩子正在那里卖米糕，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做生意上，她没有注意到刘文化他

们3个人，她并不认识他们。

光头吃了一口米糕，对刘文化和板寸说，她看起来像一块米糕呢。听到光头这么说，刘文化和板寸再次观察了一下叶米粉，然后，他们都笑了起来。叶米粉白里透红，手背上长着一串洞。刘文化笑了笑之后，表扬光头说，光头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光头你知道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么？

刘文化将眼光从叶米粉身体上收回来，看了看面前的蒸笼，那里面还有3块米糕。他再次看了看光头和板寸面前的蒸笼，那两个蒸笼里面都只剩下一块了。刘文化将自己面前蒸笼里面的米糕夹了一块，放进光头面前的蒸笼里面，接着，他又夹了一块放进板寸面前的蒸笼里面。这个时候，实际上，光头和板寸也已经吃不下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将他们面前蒸笼里的米糕吃完了。刘文化看了看他身边的两个人，他知道他们其实吃不下了，但是，他仍然问光头和板寸说，还要么，你们还要米糕么？

他们当然不要了，他们一点都吃不下去了，他们的肚子都要胀破啦。光头在摸自己的肚子，板寸也在摸自己的肚子，看到他们的这个样子，刘文化说，我想找一件事情来帮助消化，你们说好吗？

刘文化的提议引起了光头和板寸极大的兴趣。他们知道，刘文化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实践刘文化头脑里产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点子，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现在，当刘文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光头和板寸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事啊？

刘文化说，我们去打一个人。

这当然是一件很能够帮助消化的事情。打架对光头和板寸来说，类似于家常便饭。所以，光头和板寸对刘文化说，我们去打谁呀？

他们的这个问题让刘文化有些尴尬。刘文化同样讲不清楚他要打的那个人是谁。在刘文化看来，耿二军只是一个乡下少年。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自己打败了，这让刘文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交待。所以，刘文化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对光头和板寸说，这几天我们包夜包得太厉害啦，我们都没有好好睡觉，我们的身上都没有劲啦。

刘文化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现在，连他自己也认为，他并不是打不过耿二军，他只是因为没有休息好，他才被耿二军打败了。所以，刘文化继续对光头和板寸说，这个人很有劲，你们要有所准备。

刘文化的话，让板寸有些不服气。板寸是一个很有蛮力的人，这个人难道比自己还有劲么？于是，板寸再次问刘文化，说，这个人是谁呀？

刘文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三

事实上，耿二军已经把他答应刘文化的事情忘记了。

第二天，是耿二军在早点店工作的第一天，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习，所以，耿二军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这天早晨，少年耿二军开始正式工作了。这个早点店只供应三样吃的东西，油条、烧饼和稀饭。即使只有这三样品种，在清晨上班前，仍然有很多的人到这个早点店里面来吃这三样东西。由于有了耿二军的加入，耿二军的色色耿长寿现在轻松很多。人家看到，那个年龄大的叫做耿长寿的人负责炸油条和烤烧饼，那个年龄小的叫做耿二军的少年负责打稀饭和收钱。经过短时间的磨合，现在，他们的配合看起来已经像是一对老搭档。随着早晨人们吃早点的高峰期逐渐过去，来这个早点店吃东西的人显得越来越少。

现在，是上午9点多的时候。少年耿二军坐在早点店的门口，空洞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知道，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没有人再来吃早点了。他望望街上，又望望他的爸爸耿长寿。此时，耿长寿正在准备着自己的早餐。耿二军看到他的爸爸耿长寿拿出他吃饭的大碗，慢腾腾地放到面前的案板上。首先，耿长寿往大碗里倒了一些酱油和醋。接着，他又往碗里舀了半勺子辣椒面。然后，他往碗里倒了很多的开水。那些水几乎要拔出碗沿了，耿长寿才把水瓶直起来。耿长寿看了他的儿子耿二军一眼，开始用筷子去搅动碗里的水。随着筷子的旋转，那碗水立即变成了浓黑的汤。耿长寿把筷子放下来，弯下脖子就着碗沿喝了一口。立即，他的眼睛幸福地眯了起来。他又看了一眼他的儿子耿二军。

柳边县城的街道是一条丁字街。在这个“丁”字下面那个勾的转拐处，有一个比较破旧的早点店。站在这个早点店的门口向三面望，都可以望得见田地，只有一面通向逐步繁华的街中心。也就是说，这是一间很偏僻的早点店。只有在早上上班的高峰期，这个早点店的门口才会热闹一阵子。然后，在剩下的大部时间里，它的门口就坐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耿二军的爸爸耿长寿，一个是耿长寿的儿子耿二军。偶尔，从早点店门口经过的人会向这两个人看一眼，他们立即就知道，这开店的一老一少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这一点，从这两个人的相貌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他们长得很像，主要是脸长得像。

此时，耿二军转过脸去，望着远处的田地。他不想看他的爸爸耿长寿，他觉得这个叫做耿长寿的人脸上的表情很庸俗。但是，他的爸爸耿长寿没有看出来这一点，他一边喝着碗里浓黑的汤，一边用他的眼光追着儿子耿二军的脸。耿二军知道对面的这个人在看自己，他没有作出回应，他固执地望着很远的地方。其实，那里只是一片田地，是耿二军并不喜欢看的東西。接着，耿二军听到对面的这个人对自己说，耿二军，你也吃一点吧？

听到对面的这个人对自己说话，耿二军把脸转过来。耿二军看着他的爸爸耿长寿。他是自己的爸爸，一个矮胖矮胖的人，这个人比自己还矮半个头。但他是自己的爸爸。耿二军看着他的爸爸耿长寿用力地把已经变硬了的油条折叠起来，泡进那碗浓黑的汤里。然后，对面的这个人开始欢快地吃起来。耿二军的胃里翻腾了一下，忽然有了想吐的感觉。

耿二军立即从自己的裤袋里掏出手掌游戏机，开始认真地玩起来。只要摸到游戏机，耿二军的心情就会好起来，他喜欢游戏机里的世界，那里比他面对的这个街道要好

玩得更多。当耿二军玩到第七关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腿又痛了起来。这一回，耿二军的腿不像昨天晚上那样痛了。昨天晚上，耿二军的腿是连续地痛，但现在，耿二军的腿是一阵一阵地痛，是跳着痛。这严重地影响了耿二军玩游戏的成功率。耿二军连续打了几次第七关，也没有将这一关打通。

于是，耿二军停止了手指的动作。耿二军决定不再玩手掌游戏机了，耿二军的腿部痛得更厉害了，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玩游戏的心情。耿二军知道，这个隐隐作痛的地方，正是昨天下午在石桥上被那个家伙踢中的地方。这个地方让耿二军痛苦了很长时间，但耿二军一直坚持着没有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如果让耿长寿看到自己的腿部受了伤，他就会问自己受伤的原因。然后，耿二军知道他的爸爸耿长寿就会教育自己要忍让。耿长寿不会从别人的身上找出不好的地方，只会从耿二军的身上找出不好的地方。所以，耿二军不愿意让他的爸爸耿长寿知道自己的痛。现在，耿长寿正在专心地吃饭，他的嘴巴里面发出了很响的吃东西的声音。这个时候，耿二军可以看看自己的腿了。当耿二军准备提起裤子时，他立即发现他的裤子提不起来了。显然，耿二军腿部受伤的地方已经破了，这块破损的地方已经与裤子粘到了一起。耿二军忍着很大的痛苦，终于将那一块布与他腿上的肉分离开。耿二军仔细地看那块地方，发现那里破了一大块。本来那里已经结了壳，但现在，它又在流血了。耿二军看了它一眼，决定不去管它。耿二军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些血就会自动不流了，这个地方就会又一次结上褐色的壳。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长上一层新的肉和新的皮。

这时候，他想起了昨天刘文化对自己说的话。

耿二军看了一眼他的爸爸耿长寿，他看到耿长寿木呆呆地坐在案板前。在那个案板上，装稀饭的锅已经空了，静静地躺在那里。有几根黑黑的油条，也躺在那里。耿二军知道，这些油条再也不会有人买了，它们最后会成为耿长寿的晚餐。案板上还有一些烧饼，也许会有从早点店路过的人买走它们。显然，剩下的事情已经不多，耿二军打算离开这里了。于是，耿二军站了起来，他走到耿长寿的面前，说，我去看看县城的街。此时，耿长寿望着耿二军，耿长寿没有对耿二军点头，也没有对耿二军摇头。

耿长寿看着他的儿子耿二军离开了早点店。但耿二军只走出了十多米，他又立即返了回来。耿长寿看到，耿二军走到窗子跟前，从窗棂上取下了那把黑色阳伞。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的中午，他为什么要带着这把黑色阳伞呢？耿长寿看着他的儿子耿二军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他难道怕强烈的阳光将他的脸晒得更黑么？

半个小时之后，耿二军就可以看到那座长长的石桥了。耿二军知道，在石桥的这一边，就是柳边县城。而在石桥的那一边，就是一片广阔的田地。为了慎重起见，耿二军没有立即出现在石桥上。他在距离石桥很远的地方，向着石桥瞭望。现在，耿二军停了下来，决定先观察一下石桥上的动静，他要看一看那个留一小撮黄毛的家伙在不在石桥上。

与昨天不同的是，今天石桥上有不少人在那里来来往往。耿二军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今天石桥的人会比昨天多很多。正因为这样，增加了耿二军找人的难度。耿二军靠在一间房屋的拐角边，望着桥上的人群，用他的眼睛认真地搜索着桥面，他终于

发现了刘文化。

这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他此时就在桥面上，他就靠在昨天他与耿二军相撞的那条石栏杆边，也在那里四处张望着。显然，从他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现耿二军的。现在，耿二军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在作着一场复杂的思想斗争。是去呢，还是不去呢？终于，这个叫耿二军的少年鼓起勇气向石桥上走过来。距离石桥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的时候，耿二军忽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因为，他看到处于那个一小撮黄毛身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两个人。桥上的人来来往往地走着，这两个人不动，他们当然就很显眼。现在，耿二军不看刘文化了，他盯着那两个人看。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高个，耿二军估量了一下，他恐怕比自己的个子还高出半个头，而且，他留着光头。另一个，中等个头，比自己可能矮一点，他留着板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体显得很壮实。在耿二军进行分析的时候，他的步伐开始犹疑起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耿二军现在确信，这两个人与那个一小撮黄毛是一伙的。于是，耿二军很快地转身，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带。

事实上，当耿二军转身的时候，耿二军手中的黑色阳伞划了一个很大的圈。这引起了刘文化的注意。这样，刘文化盯着那把黑色阳伞观察了一下，他发现拿着那把阳伞的人正是昨天的那个家伙。于是，刘文化向他身边的那两个人示意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耿二军已经闪身钻进了一条巷子里。

柳边县城的大街是一条丁字街，但围绕大街却有许多的小巷子，这些小巷子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并且相互联系。刘文化知道，只要这个打着黑色阳伞的家伙钻进了其中的一条巷子，他也就等于钻进了所有的巷子，那就很难把他搜寻出来。所以，刘文化挥了挥手，制止了他身边那两个人企图追寻的行为。

耿二军拐进这条巷子之后，他向身后看了看，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这条巷子是弯曲的，它限制了耿二军的视线。这样，耿二军无法判断那3个人是追上来了，还是没有追上来。所以，耿二军进入巷子之后，立即跑了起来。也许，他们就在后面。耿二军跑过了这条巷子，又进入另外一条巷子。为了确保能够认出方向，耿二军一直向右拐。就这样，耿二军向右拐了5条巷子之后，耿二军停了下来。现在，他知道，他们3个人不可能再追上自己了。于是，耿二军开始慢慢地往前走。看起来，耿二军现在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年。当耿二军走出这条巷子的末端的时候，耿二军看到了一个游戏机室。耿二军在游戏机室的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走了进去。

耿二军身上没有钱，所以，耿二军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看别人玩游戏。时间过得飞快，这是耿二军的感觉。实际上，耿二军在那里看了4个小时。开游戏机室的老板看到耿二军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就走到耿二军的面前，他笑着对耿二军说，你不玩么？听到这个人对自己说话，耿二军将他的眼光从屏幕上收回来。耿二军看着这个人，对他摇了摇头。接着，耿二军听到这个人对自己说，你不玩，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耿二军被这个人赶出了游戏机室。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了。耿二军走出游戏机室，他发现外面下起了小雨。于是，耿二军撑开那把黑色阳伞。看起来，在这样的天气里，耿二军打着一把黑色阳伞显得很合理。

出门之后，耿二军开始向左拐。就这样，耿二军一连拐了5次，他就拐进了他最初

钻进来的那条巷子里。现在，耿二军认出了这条路。他知道，从这里，他可以直接走回到他所在的那个早点店。但是，耿二军没有走这条路，他走向了通往石桥的那个方向。

一种耿二军自己也不清楚的心理此刻左右着耿二军，他希望到那个石桥上去看看，看看那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还在不在那里。

果然，当耿二军即将抵达石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还在石桥上。不过，这一回，耿二军发现，他只是一个人。而跟在他身边的那两个人，他们已经不在了。此时，这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靠在石栏杆边，他的左手抓着一把小石子，他的右手将左手抓着的小石子一粒一粒地抠出来，然后，这只手将石子一粒一粒地扔到桥下的河水里。这些石子激起了一些水花，这些水花溅到了岸边一些洗衣服的妇女身上。其中的一些妇女开始叫骂起来，有几个显然认识这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有人对着桥上这个留着一小撮黄毛的家伙说，刘文化，你要死呀。听到有人这么说，刘文化哈哈地笑了起来。刘文化继续制造着水花，他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确定石桥上只有刘文化一个人之后，耿二军决定到石桥上去。昨天，这个人对自己说，有种你明天过来，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等你。尽管时间迟了一些，耿二军还是过来了。显然，当耿二军走上桥头的时候，刘文化已经看到了这个举着一把黑色阳伞的家伙。但是，看起来，刘文化对耿二军的到来并不在意，他仍然在那里扔着他手里的石头。一直到耿二军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了，刘文化才拍了拍自己手里的灰尘。之后，刘文化将他的脸转过来，看着耿二军。这时候，耿二军已经到了跟前。刘文化听到耿二军对自己说，你叫刘文化？刘文化对耿二军点点头，然后，他反问耿二军说，你叫耿二军，对不对？耿二军不知道刘文化是从哪里知道自己的名字的，他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于是，耿二军很快地收拢自己手中的这把黑色阳伞，他担心撑开的阳伞会妨碍他的行动。

应该说，耿二军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此时，耿二军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耿二军向身后看了一眼，他看到了那两个人。这就是耿二军中午看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光头，一个是板寸。现在，耿二军明白了，刘文化充当了一回诱饵的角色，而这两个人，他们一定是躲在桥那一边的某条巷子里。他们3个人形成了一张网，蓄意等待着耿二军的到来。耿二军向前面看了一眼，那一边是广阔的田地，是一片无法藏身的地方。耿二军又向后方看了一眼，那一边通向县城，那两个人正从那个方向跑过来，他们以很快的速度向这一边迫近。耿二军又看了一眼桥的下面，那里是一片水域，水域的周边是一些褐色的石块，它们在这个细雨的傍晚发出晦暗的光。

通过认真的比较，耿二军已经做好了选择。耿二军不可能退回到田野，他要向着县城那个方向冲击。此时，光头和板寸距离自己只有20米远了，耿二军从脚步的响声中就可以判断出距离。耿二军没有转身，他向着刘文化逼过去，他需要制造一个假象。耿二军看到，刘文化已经张开了双臂，他从那一个方向挡住了耿二军的去路。耿二军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它们已经近到可以踩住耿二军印在水坑上面的影子了。这时候，耿二军突然转过他的身体。光头和板寸看到，这个叫做耿二军的家伙手里握着一把黑色阳伞，这把阳伞的伞尖由于经过雨水的洗礼，在傍晚时分闪着白色的光。他们